莲花、莲土和藕

陈思呈

是换莲土的时间。

我乡习惯把荷花叫莲花,换莲土就 是给家里那缸莲花换土。莲土每年都 换,民间的讲究是,清明前把莲土换 了,那一年的花就能长得比叶高,亭亭 冉冉。否则花低于叶, 想象起来确实是 窝囊多了。

祖父拿着畚箕到家附近一个叫"书 楼窟池"的池塘里挖塘泥。书楼窟池的 名字也是文雅, 其实就是一个荒废的池 塘。用畚箕是为了把水漏掉,然后再装 进桶里,装两三桶才够一缸莲土。

莲土不但一年一换,中间还要施 肥。荷叶最初只是"荷钱",等到有四 根较为粗壮的荷叶长出水面, 我爸称之 为"起四柱"——那就是该施肥的时 候。施肥一般用花生渣或黄豆渣,混在 本来就非常膏腴的黑泥里。

这个时候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那个名字文雅实则荒敝的"书楼窟 池"已经被填掉,建了楼房,拿畚箕挖 莲土的祖父也去世了。但我们家还是每 年都在天井里种一缸莲花。吾乡多数人 家有种莲的爱好。因此,清明前,卖莲 土的从乡下推着车子挨家挨户来叫卖。

叫卖声是:"莲土来卖!莲土来卖!" 它的主语应该是"我", 完整的表 达是"我推着莲土来卖"。假如是"莲 土来买",那么主语则是"你",完整表 达是"你要买莲土的话,来买"。虽然 是一字之差, 却有一个以谁为主的态度 问题。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买了莲土,旧的莲土被晾在天井角 落里晒干,还可以供给家里其他花木。 突然有一天,在盈盈荷叶上那个高

高耸立的尖顶被我们认出来了: 莲花要

大人们的态度都非常谨慎。仿佛一 个秘密终于藏不住了,但还是竭尽全力 地保护它。要求小孩不能用手指指着

它,一指它就"哑"掉,不开花了。 这说法,谈不上晓之以理,只能说 动之以情。肯定是害怕没轻没重的小孩 随便去摸, 所以把标准提得极高, 连指

都不能指,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 我友小夏家中并不养莲,但她邻居 闺蜜家里养着。两家离得近,站在自家 就能望见邻家莲缸。每年总有几朵莲花 哑掉,邻居就说,一定是被小夏指过 了。原来遥指竟也不行,标准更高了。

-年中第一枝莲花浮现,一天的时 间就变长了, 黄昏尤其悠长, 饭后还要 就着天光在巷子里玩很久, 仿佛这一天 依依不舍。

只要有湖泊池塘的地方,种 莲都很常见。我可能是错觉,觉 得吾乡与莲独有一种亲密。

我乡老人多信仰佛教, 所以常买荷 花供于佛前。夏天里,荷花荷叶,常被 用来泡水消暑,荷叶味苦,就不提了 握,在我要想出形容的那一瞬间,它就 的生计。 消逝了。

市区老厝,不少人家会在天井养一 缸莲。这可能有着风水学上的讲究,水 聚财, 莲养水上, 天井中间一缸财。

井的灵魂。如果没有它,即使别的花草 树木再葱茏茂盛,也像外乡人一样,体 现不了潮州的气质。

所没有的。水仙虽然也生在水上,但水 环节的省事,也是一种专业尊严。 仙叶细,修长向上,水域面积要比莲花 小很多,而且水仙是初春开的,花季很 短。莲花是夏天的。我乡有极漫长的夏 季,被莲花陪伴的日子,自然也因此

莲叶和莲花的搭配很讲究。它们并 不是随随便便就长成这样的。莲叶是平 价比,总会慢慢地耗光劳作者的耐心。 铺开的,展展圆盘,莲花是升起来的, 含苞时尤其有向上的意愿,这两者一横 一纵,形成对比。莲叶虽然开阔,却由 一枝单薄的茎撑着,挺出水面,如此一 来,轻风过处总是颤颤巍巍,形成特殊

人们把莲花看得金贵,指一下都不 行,但莲花其实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它可能比任何花都见过大世面。看 过一则资料说荷花是最早出现在地球上 的开花植物之一,在一亿年前它就从沼 泽湖泊中出现了。那么, 在这棵娇滴滴 的荷花的基因里,还有着恐龙、冰川期 劫难的记忆。

现在它成为现世静好的代表,被芸 娘拿来放茶叶,被李渔当成"命之最", 还被用来讥讽装清高装纯洁的人,想到

每年立春之后,清明之前, 它经历过的大风大浪,不由得多少有点

与莲花同根生的藕粉,气质 就完全不同了。

藕粉纯朴,随和,老实,柔顺,接 地气,味道就是一味的甜,似乎很没个 性。小孩如果身体欠佳没胃口, 吾乡长 辈便说:冲点藕粉吃吧。说藕粉有这样 那样的退烧咯清凉咯的各种功效。也就 像很多有益的养生的正确的食物一样, 都不会很好吃。

有一次去医院看望病人, 邻床的热 心大嫂说:"她没啥胃口,给她买袋藕 粉吧!"一听这话,隔了四十年的饱腹 感仍然栩栩如生。但在我眼里的娘娘 腔,在大嫂眼里就是宜家宜室,是草根 版的燕窝,是民间基本人人能实现的滋 养体贴。

但如果觉得藕粉真的那么没个性, 那可能是个误会。

它的爆发力发生在它的冲泡过程

冲泡藕粉的过程有两个神奇的瞬 一个是从透明液体变成糊状溶液: 一小撮粉末,加100℃开水顺时针搅拌, 突然间, 真的是突然间, 手中的勺子沉 重起来, 水变成了糊。如果水是突然变 成冰的,那个瞬间也是这样的惊异吧? 当然,水变成冰还要更惊人一些。

另一个瞬间,是糊糊由白色变成透 明。突然间,浑浊消失,晶莹出现,像 突然想通了什么。那是因为水温足够 高,足够熟的藕粉就是透明的。

以上这两个瞬间有时候是同时实现 有时候,则全程只实现了第一个, 因为水温不够。但没熟透的藕粉, 其实 也很美的。白里含灰,不透明,憨憨 的, 像米糊

有一次我在微博晒了一碗这样既不 成功也不成熟的藕粉, 网友为它缓颊: "拿去微波炉叮一下就好了。"叮过的藕 粉又透明了, 近乎闪光。莫名有点感 动,觉得一小撮粉末就能变得这么美, 真的太有灵魂了。

有一年我去草原旅行带了藕粉做礼 物,想着草原不产藕,想让朋友看看它 的冲泡过程。然而,草原上的水冲出来 的藕粉有股咸味, 因为放了糖所以又甜 又咸,朋友都表示吃不下。除了橘越淮 而为枳, 也说明藕粉这么温吞的食物确 实不适宜游牧民族。

现在,我乡在家庭里种莲花 4. 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住老厝的 人本来就不多了,不住老厝的话,又哪 里能有一个天井可以安放那个奢侈的莲

莲花的种植似乎都集中在那个叫

它与市区毗邻, 在其他村子种着水 稻蔬菜的田地里,这个村子里是更柔软 的塘泥,种的是一畦畦的莲。夏天卖莲 荷花泡水后的清香,幽雅并且不可把 花,冬天挖藕磨粉,就是这个村子传统

我在卧石村住过两次,一次是11 月下旬,正好是做藕粉的时节。

挖藕的丁大哥用手在深泥中徐徐探 索,一副"情况虽然很复杂,但尽在我 看惯了这缸莲,就觉得这缸莲是天 掌握中"的表情。他说:网络比中国联 挖藕当然是技术活,能把一个尽可

能完整的藕挖出来, 使它在孔洞里藏带 因为荷叶下水光潋滟,是别的植物 的泥尽可能地少,不但是为了冲洗泡晒

接下来的制作,就以家中主妇,也 就是丁大嫂为主导。过程非常繁琐,让

这么辛苦繁琐制作出来的手工藕 粉,价格却不贵,一斤一百元左右而 已, 浮动就是30元。这让人伤感的性

在新冠疫情蔓延至全球之际,加

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

情》成为多国畅销书。君不见前一阵

媒体自媒体上的多篇文章,都化用了

它的名字。《纽约时报书评》记者玛

丽斯·西蒙斯于 1985 年《霍乱时期的

爱情》付梓之际采访马尔克斯,提问

他为何对瘟疫有兴趣。马尔克斯的回

狄浦斯王》开始。我读了很多关于

的特质。那是大规模的死亡现象。

大过剩。它们使人们想要活得更多。

德罗·曼佐尼的《约婚夫妇》中有一

场瘟疫。我总是查阅涉及我所涉及

的主题的作品。我这么做是要确保

我的作品不与其他作品雷同。不是

要精确地复制它们, 而是要在某种

我向来对瘟疫感兴趣,从《俄

答如下:

怀有很大的自豪感,说以前总有归国华 从小就见识家里每年换莲土的人,也算 侨特意到卧石村里来买这种白莲藕粉, 有童子功了。我越走越自信,不再计较 认为跟外地的藕粉很不同。现在卧石村 也引进别的品种,比如红莲"太空-号",但红莲的花不能吃,太涩;藕不 能磨粉,太小,但它产莲子,种红莲是

为什么在那么多个村子里, 莲花选 中了卧石村?或者说,世间那么多的植 物里,卧石村为什么选中了莲?是因为 有特别肥厚的池塘吗?神奇的是,这些 池塘注定只能养莲花,它们改造成鱼塘 后,很多鱼包括鲩鱼都养不了。也不知 道什么原因, 让这里的生计, 只能对莲 花忠诚。

另一次到达卧石村则是夏天, 莲花正盛。我决心跟着丁大嫂去 摘一次花。

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丁大哥家里 有四五亩的莲田,工作量大,所以摘莲 花要凌晨两点多就起床, 四点前必须到 莲池里。摘两个小时,六点天已亮,立 马把新鲜莲花带到市区卖。

为了摘莲花,提前一天就住到丁大 哥家里。感觉才闭上眼睛, 丁大嫂已经 叫我起床。她让我穿上长筒橡胶雨靴, 给我递上电筒,摩托车划破黑夜,向莲

层层叠叠的莲叶中有个动静, 那当 然就是丁大哥。他穿着水裤 (连鞋带裤 的橡胶衣服,这样就算陷在很深的泥里 都没问题), 丁大嫂的设备稍弱点, 但 也换了全身的雨衣长橡胶靴。我只一双 短雨靴。她说:你只能将就,不要走 远。话音刚落她已如履平地走了好远。

虽然辛苦,丁大嫂对这种手工藕粉 一大步。虽然塘泥稀软,但我毕竟是个 设备不全。

> 夜色里的莲叶非常恣肆地发着清 香,荷叶随处可见,它们长得纵横开 阖,甚至蔓延到了田埂上。夜风清凉, 四野茫茫, 只有远处浮浮沉沉的丁大哥 和丁大嫂,都在埋头劳作,压根没有说 话。再更远处,可能有别家的莲工,也 早起摘莲,但是每个人,距离都很远, 远到寂寞的程度。

我走着走着,方向可能不对,有一 股力量吸着我的双脚, 使我的靴子被更 深地吸附, 仿佛能听到鞋底下的膏泥发 出一股"吱"的声音,这里的塘泥仿佛 比刚才那一片更深, 更软, 更稀, 更接 近于想象中"沼泽"的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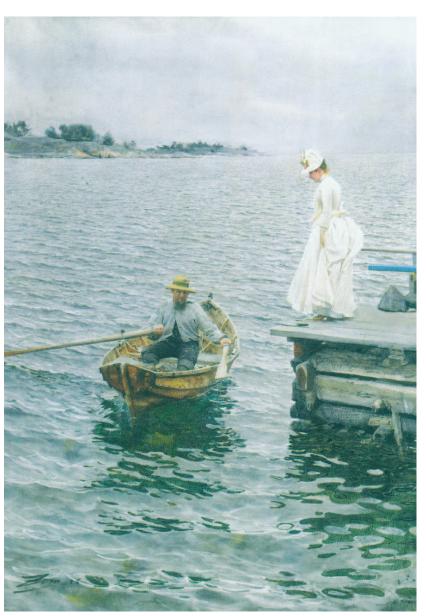
聪明的我意识到,如果把脚强拔 出来,只会把雨靴留在泥里。于是我 杵在原地,凝神寻找脚下的角度,徐

天空从深蓝色慢慢地变成了粉红 色,有一群群黑色的鸟在粉色的天空中 飞过。远处有一个陶泥厂的厂房,彻夜 亮着灯光,衬得田野更黑了。

置身莲田, 脚缓缓下沉, 从靴口灌 入的塘泥滑腻温存。仿佛只有几分钟的 时候, 千姿百态的荷花在微微的天光中 亮了起来。浩大的蜂群,忽然从四面八 方,不知具体什么地方,相继赶来。

莲花瓣缓缓绽放, 呼应着它们的狂 热。它们舔舐着莲花吐露的甜蜜,如此 忘我,如此急迫,这一片莲田中仿佛有 一场人间所不知道的相思。

其实这个夜晚也没什么。只是把最 普通的一个夜晚, 那本该属于睡眠的时 间送给了莲花,或者仅是送给淤泥。



夏日 (水彩) 左恩 [瑞典]

拱宸桥现在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之 "宸宸",就得名于拱宸桥。这座 桥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方端点,在历史 上颇有一些名气, 在杭州也称得上是 有名的地标。如今,这座修旧如旧的 古桥周围,新建了运河文化街和一些 博物馆,每天游人如织,许多人都见 过它的身影。不过,十几年前,在它 还不那么有名的时候,我就专程去探 访过它, 为的却是一段别人家的爱情

拱宸桥附近云集着一些高校。在 我上高中时,我认识的一位姐姐就在 那里读书。那姐姐生得漂亮,本身也 是浙江人, 我便叫她西施姐姐。我认 识她的时候,还是一枚灰头土脸的理 科学渣, 在班里担任卫生委员, 处理 各种杂事。与我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参 照物相比, 西施姐姐则显得魅力无 穷。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颇有一些 才艺。但她的专业竟然是计算机,热 爱看书的我完全看不懂她的教科书上 写的是什么,不得不祈求上天保佑我 将来读的是中文系,这样阅读课本才 没有障碍。

西施姐姐还有一个很牛的男朋 友,不但模样帅气,而且在清华大学 读书,和我也谈得来。那时的我很难 理解一个人如何才能"文理兼长", 但他们两个都做到了。从一个高中生 的视角来看,这对颜值与才情兼备的 情侣可以称作典范。虽然他俩是异地 恋,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 们所在的位置杭州和北京正好是京杭 大运河的两端。蜿蜒曲折的河流顺着 地势, 自北向南荡漾着水波, 传递着 恋人们的心意,这实在太优雅了。况 且每年五一、十一和寒暑假,他们都 会在杭州这座以爱情著称的城市团 聚。在那烟雨迷蒙的西子湖畔,书生 许仙尚且能与白素贞相会,梁山伯与 祝英台也能在琅琅书声中定情, 更何 况是一对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呢?

市,他俩具体怎么谈的恋爱,其实我 知道的并不多。可是对于一个埋首三 角函数、定语从句、生产与经济制度 的高中生来说,由具体的人物生发出 对爱情的想象,那是很美的,起码比 破解什么直线与抛物线交点的位置有 趣多了。虽然我被困在教室里,看到 的只有写满题目的黑板、堆得高高的 教辅和整齐划一的校服, 但那清华园 里和拱宸桥畔的风景可以任由我想 象。也许我背着压弯脊柱的书包,从 沙丁鱼罐头般的校车里落荒而下时, 她正一袭长裙坐在拱宸桥头读书,顺 的爱情故事里。他们的成功,圆了我 便轻点手机,给运河那端的他发一条 短信。也许我夹着分数惨淡的考卷, 顶着星星垂头丧气回家时, 他刚听完 教授精彩绝伦的讲座,路过荷塘边, 乘着月色给她打一个电话, 问问她是 否同样在看今晚的月亮。

中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生活,实 在是没有可比性的。我认为他们做什 么都可以,而我想干啥都没门。除了 在 QQ 上与他们联系, 我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学霸坐火车从北京前往杭 州时, 等待列车前来, 向它挥挥手。 因为它会在子夜的站台上停靠8分 钟,那站台正巧就在我家对面。他当 街。我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 然不会下车来看我,因为他要看的人 头走回这头,最后在桥的中间停住, 不是我嘛。而我作为学渣,找个学霸 凝视着脉脉远去的流水。我没有问他 对象是甭指望了, 能早日成为西施姐 姐那样的大学生,站在拱宸桥头考证 向任何人讲述过这段往事。 这座桥的历史渊源,或者研究京杭大 运河的变迁,就很不错。我对史地类 学科都有一些兴趣, 有次听学霸在长 途电话里抱怨坐火车无聊,还自鸣得 意地出主意调侃: "既然拱宸桥是京



信 码。

从清华园里的万泉河出发, 顺运河南 下,也好体验一下走水路的闲情。 事实上,他和我都知道,那运河有些 地方已经断流,即便通航,怕也要走 上好几个月,根本不现实。他却对我 的戏谑若有所思地表示赞同, 我想这 可真是爱情的力量,遂涂了两句打油 那几年,我与他们不在同一个城 诗: "窃问君心谁人晓,拱宸桥头西 子笑",送给电话那端的痴情人。

后来,他和她大学毕业,没有选 择继续深造,而是来到我所在的城市 工作。我想,他们终于结束了远隔千 里的思念,可以共同规划关于未来的 理想了, 于是很为这一对高兴, 认为 他们的爱情胜利了。彼时我已上大 学,虽然不在杭州,但是看着身边相 依相偎的恋人, 我以为我是了解爱情 的。虽然我本人不曾经历,可我旁观 过呀。我觉得自己可真是一个难得的 人,把自己的青春情怀寄托在别人家 对爱情的一次理想。

出平意料的是, 2006年, 当我 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杭州,踏上了传 说中的拱宸桥时,那学霸已经在博客 上留下了一句关于拱宸桥的诗:"昔 为画中景, 今是观画人。"这对曾经 借着河水两地相思的恋人, 却在历经 等待终于相聚后抵不过世事辗转, 劳

拱宸桥的外表并不像它的名气那 样恢弘,是一座很质朴的桥。桥的西 端是小街巷,沿街平房里住着一些寻 常人家, 东面则有一条简单的商业 们原因,后来的很多年里, 直到 2016 年年中, 我又一次经

过拱宸桥,发现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但它的周围几乎全变了。昔日的桥西 平房均已拆除,建成了运河文化街 区, 桥东建起了大片高层住宅。我突 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而你又在它的 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 北端起点城市, 你不妨弄一叶小舟, 是恒久不变的, 但总还会有一些东西 留下来。我也想起了当年没写完的半 首诗,比照着那个没有实现的南下梦 想,在桥上把它补完: "千里运河水 迢迢,日夜兼程远客到。窃问君心谁 人晓, 拱宸桥头西子笑。" 十年后的 每个人都已有了新的生活,但青春记 忆是不能抹去的。我依然怀念和他们 一起经历过的那段美好时光,和那片 只属于年轻的心境。

2020年7月2日

马尔克斯的瘟疫情结

李 昂

瘟疫的书籍。丹尼尔·笛福的《瘟疫 疫就像是对人们进行突然袭击的不

可估量的威胁。它们似乎具有命运 进一步。 参考文献。加缪的《鼠疫》,亚历山 也被引用。

瘟疫与人类的诞生发展相伴相生, 流传至今。瘟疫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各国文学作品的创作, 为它们 提供了写作背景和创作灵感。马尔克 程度上利用它们。我认为,作家全 斯对瘟疫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

你所处的位置,知道如何将它再推 出于不想重复前人的自负,半是文学 天赋使然,他要在作品中呈现出不同 巧合的是,《瘟疫年纪事》和 于前人的描写。于是我们看到《霍乱 我觉得奇妙的就是大瘟疫常常造成 《约婚夫妇》,在苏珊·桑塔格的《艾 时期的爱情》结合了马尔克斯父母的 滋病及其隐喻》中,以及奥尔罕·帕 真实爱情经历,以及报上看来的其他 正是这种近乎形而上的维度才让我 慕克最近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 故事。瘟疫只是漫长爱情故事中的插 产生了兴趣。我使用了其他的文学 《"瘟疫小说"教会了我们什么?》中 曲,而爱本身,才是马尔克斯所要表

对瘟疫的记录也从古老的文学作品中 作家对马尔克斯的影响 (这种影响似 乎并未被研究者和评论者重视), 那就 是格雷厄姆·格林。马尔克斯不止一次 称,他从格林那里学会了如何描绘热 带。"(格林)确实教会了我如何探索

存在着上千年的文学。我认为,你与命运的关系,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 干但是在主观意识中却有着非常微妙 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它,以便了解 学习到了如何描写瘟疫。同时,半是 而真实的联系的材料。"有理由相信马 尔克斯读过格林的作品《一个自行发 完病毒的病例》。这部小说开头描绘在 刚果河的旅程,就不能不让人想起 《霍乱时期的爱情》,而小说对于麻风 病患的描写,可能也帮助了马尔克斯 更好地描写瘟疫中的人们。

的,不仅仅是瘟疫本身。比如索福克 在这里,我想稍微提下一位英国 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忒拜城内流 行的瘟疫开始,逐渐揭露出俄狄浦斯 弑父娶母的悲剧命运。马尔克斯对这 个故事的结构非常欣赏, 不止一次表 达过对它的偏爱,称赞其结构完美, 折射出马尔克斯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偏 甚至想根据哥伦比亚某地出现的类似 都会这么做的。每一个想法背后都 文学家的本能,从瘟疫中发现了人类 热带的秘密……他精选了一些互不相 案件,写篇叫做《俄狄浦斯镇长》的 加揣测。

在瘟疫文学以外, 马尔克斯无疑 也从医学和历史角度对瘟疫进行了深 入研究。他在多部作品中栩栩如生地 描绘了各种瘟疫的起因与暴发时的惨 状,还详细记述了防疫措施,如《霍 乱时期的爱情》中,大篇幅描写乌尔 比诺医生年轻时如何治理霍乱流行的 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以及晚年的医生 在家中果断采取措施避免狂犬病在人 畜中传播。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还提 及卫生部门在船舶出现瘟疫时,通过 升起黄旗告知、在海湾外进行隔离等 措施控制疫情传播。因此,这部"爱 情圣经"还兼具了一定的医学、卫生 学与史料价值。

纵观马尔克斯的作品,他塑造了 多个医生形象,包括最出名的那两部 作品,以及长篇小说《枯枝败叶》 与瘟疫有关的文学带给马尔克斯 《恶时辰》 《迷宫中的将军》, 短篇小 说《平常的一天》《格兰德大妈的葬 礼》《总统先生,一路走好》《雪地 上你的血迹》等都有涉及。尽管这些 医生都不是主角,却也在推动情节发 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否 爱?可惜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未敢妄

